

非病態。可以斷言。但從另外一面來說，現代教育原則過於重視獎勵而忽視懲罰，也有些矯枉過正。因為許多實驗之中（例如白鼠的迷津實驗），一定要賞罰兼施，只賞不罰，就效力不夠。這一點舊式教育，誠然太偏，但也不必完全循著新的軌道的。看到現在美國和日本學潮的普遍化，確也應當存幾分的戒懼。如何調協教育中的人情味和紀律，不僅是將來中國教育的課題，也將是世界教育的課題。純約翰杜威思想的教育哲學應當成為過去了。

有一次，我曾經聽到別人說，李樹堂先生對人表示，在他幾十年教書的經歷中，認為我是記憶力最好的一個。『過目不忘』的人，他平生未曾見過。和『過目不忘』最為近似的，要算我了。這一個不虞之譽，使我真有受寵若驚之感。現在說來，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記憶力好壞，到現在已不必追溯。只是要檢討一下，如其有這份本錢，是否曾經充分利用？

據實說來，我的記憶力好壞，以及智慧的高下，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數十年如一日，我從未沾煙酒，來摧殘我自己。並且定時作息，每晚一定睡够八小時至九小時，從來未曾失眠過。在學校時，從來不曾逃課，平時儘量做到『手不釋卷』的程度，即令拿的是一份報紙，也覺得比不看什麼好些。但決不在睡覺時及廁所看書。這樣積累數十年，應當有差強人意的成效。經過了自己檢討的結果，覺得距離想像的標準還差的甚遠。這許多年來，在考證方面的論文，就量來說，確不算少，就質來說，自信可以達到謹嚴的標準。但是就對於全國以及後世影響有多大來說，我却未敢作正確的估計。許多年來，我一直做的考證的工作。考證的工作，就其大致來說，是一種『刻鵠』的工作，不是一種『畫虎』的工作。刻鵠的工作，有一定的範圍，只要題目找的對，然後上天下地去搜集材料，再細心去整理，即令是中人的資質，也一樣的可以有成績出來。並且搜集材料的工作，有些人還可以託助手去搜集，或者自己迅速查出，標出標籤，再用人來把材料抄下（我從來不這樣做的，我的所有卡片，沒有一個字不是我的親筆）。這就比較更省事了。據我所知一代名儒如同王先謙，如同楊守敬，都是這樣做出來工作的。

為著使工作更為精確，考證方法的使用以及考證方法的訓練都是極為需要的。不過考證工作並非能包括宇宙中一切工作，並且考證方法也究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許多考證的結論，誠然有用純歸納的方式來推定出來的，可是更多的結論是先有假設，後有證明，因此這個證明的真偽，便大有問題。這也就形成了考證中的爭論。所以考證只是無邊學海中的一個據點，考證並非萬能的，更不是全然可信的。對於非考證的工作，仍要認識其重要性。為著不宜妄自驕矜，還應當隨時加以警惕。

——未完待續——

敬

悼

郭

秉

文

先

生

顧翎羣

郭秉文先生為我國教育文化界前輩，生平手創東南大學（其後改中央大學）與紐約華美協進

社，翻譯韋氏大字典，並代表我國出席多種國際會議。晚歲息影美京華盛頓，猶主持華府中美文

化協會，以促進兩國文化之交流為聯志。今歲為先生壽登九秩之年，適膺小疾還歸道山。哲萎梁

崩，微言圯絕；薄海交游，同深悼念。古人所謂「器量弘深，姿度廣大，貞定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註）者，先生足以克當之矣。

余獲識先生垂四十年，初則於民國十五年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任職時，為華美協進社事，與先生曾通魚雁。其後民國廿五年奉派隨陳光甫先生與郭先生組成中國幣制考察團，赴華府商洽售銀與借款，以安定法幣事宜。抗戰時郭先生任財次，奉命常川駐英、國、接洽公務，而余則奉派在渝代理其職守。民國卅三年布列敦森林國際金融會議時，郭先生與余同被派為我國代表，佐孔公庸之出席會議。三十五年起余在國際貨幣基金任職，郭先生則在聯合國善後總署擔任副幹事長，而於三十六年該署結束後留居華府，因獲時相過從。適後民國四十七年郭先生與美國名學人恒慕義洪拔克諸氏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被推任該會會長，有一時期曾屬余擔任該會華方副會長職務，另一副會長則由美方名學人卡爾博士擔任焉。此會在郭先生領導下，盡力於國民外交與中美文化之交流，並保持與有關各方之聯繫。

郭夫人夏女士，為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粹芳先生之女公子，學行高潔，抱素損華。郭先生多年來周歷四方，揚名當代，無內顧之憂者，皆夫人輔仁翼德之功也。

綜觀郭先生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初則從民國四年起從事教育，以全力介紹西方學術思想來華。民國十年東大成立後，所聘請知名教授中，科學家如任鴻雋、秉農山、孫洪芬，教育家如劉伯明、陸志韋，人文學者如梅光迪、吳雨僧、柳詒徵諸先生，均為當代泰斗，均努力啓迪生徒，遂使東南大學於短期間成為學術重鎮，人才輩出，而隱然與資深深望重之北京大學分庭抗禮焉。尤堪注意者，則北大在當年所較為注重者，為學術思想上之除舊揚新，而東大則對新舊學術兼收並重，端觀其有無價值以爲評斷，其態度尙較

北大爲開放。因有此南北兩學府之對峙，學風並不相雷同，而使當時我國青年向左傾之趨勢，未致逾分之囂張，間接的有助於隨後國民革命在全國之開展。民國十五年郭先生得中美各方友人之助力，在紐約創辦華美協進社，並赴美國各地演講，以增進美人對中國文化之了解。復迭次參加世界教育協會年會，擔任副會長一席。此先後逾十年之期間為郭先生在教育文化上有展布，貢獻亦彌多之時期。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曾參受疑，墨翟蒙議之傳說，自古已然，郭先生亦在所不免焉。

民國二十年以後郭先生返國，佐孔公庸之擴展國際貿易，並加入金融界，以通商惠工爲職志。當二十五年我國幣制代表團由駐美施大使率基陪同晉謁羅斯福總統時，郭先生於談話中自羅總統喜飲之中國茶，提及羅氏外祖之早歲從事東方貿易，羅氏因暢談其先人逸事，兼論及中美未來邦交之重要性。在美財部會議時，美方專家如懷特氏等與我方討論問題，有時難獲結論，亦賴郭先生以片語解紛，團長陳光甫先生深爲倚重焉。對日抗戰起後郭先生在英接洽財經公務，並注視國際局勢之演變，曾代表我國參加善後救濟預備會議，與糧農會議。

卅三年布列敦森林國際金融會議舉行時，歐美各國代表有若干人過去曾與郭先生相識，對彼此間意見之溝通與協調，不無裨益。其後郭先生入善後總署任職時，余曾因事造訪，見其案無留牘，舉重若輕，深佩其明於組織管理之要領。此十餘年間為郭先生從事政治經濟，與充當國際公務員之時期。

自民國三十六年以降，為郭先生退休頤養時期，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郭先生除擔任我政府所聘派之留美學生指導委員會主席，以及對美文化關係顧問委員會主席之外，更致力於私人組織之華府中美文化協會，

隨時舉行學術講演以及藝術展覽，音樂表演等各種聚會。多年以來，中美雙方人士參加致意甚爲踴躍。曾記有一次該會邀請中國學者兩位與美國學者二人聚餐及講演，由郭先生擔任主席。當開始時，關於每一學者之經歷與造詣，郭先生只憑記憶，便提出如數家珍之報告，使四位主講者與聽衆均爲驚訝！而公認郭先生具有超人之秉賦。此外馬利蘭大學與華美協進社及其他團體所召開之中美文化圓桌會議，與語言教學商討會，郭先生亦按期參加，未嘗缺席。近多年來郭先生寓居華府康州大道一公寓，每日起居散步有定時，與十八世紀德儒康德氏之作息有準，後先相輝映，而博得附近居人之尊敬，奉以「中國哲人」之徽號焉。

余於民國五五年二月底自國際貨幣基金退休。該年夏間啓程來臺前，曾赴郭先生處辭行，見其身心均健，私衷稱慰。曾表示於先生在今歲冬間滿九十歲大慶時，當設法來美會同恒慕義等先輩稱觴祝慶之願望。乃近忽噩耗傳來，聞郭先生於某次出外旅行時，曾手提過重行李，傷及腿部神經，以致不良於行，淹遲床席，而老境特然加劇，終於八月二十九日謝世。余非東大出身，未受郭先生之薪傳，惟多年來相知有素，感傷之餘，敬寫短文以誌哀悼，並撰贊語附於文末。至於郭先生之學術思想，暨立身從政諸學學大端，則茲文挂漏甚多，尙有待於高賢，非本人之所能及也。

附：郭秉文先生贊

巍巍先生 邦國菁英 公誠質朴 廉介欽明
乃建學府 乃集羣英 六韜七略 用宏取精
桓桓多士 斐然裁成 如石之固 如玉之瑩
弘宣文化 週遍瀛瀛 翩然霞舉 青史垂名

註：蔡伯喈撰郭有道碑文